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
目
录
记

5600.1 v.2

98446

舞台生活四十年

梅兰芳述

许姬传记



舞台生活四十年

第二集

梅兰芳述

许姬传记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北京

封面速写：叶浅予

插图：程十髮

舞台生活四十年

第二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576 字数181,000 印张 $8\frac{1}{8}$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插页20

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61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定价(3) 1.10元



梅蘭芳

目 次

第一章	时装新戏的初试	1
一	“孽海波瀾”	1
二	戒坛寺	7
第二章	第二次到上海	11
一	“女起解”	11
二	“五花洞”	17
三	“贵妃醉酒”	19
四	结束了上海的演出	37
五	改搭双庆社	40
第三章	十八个月中的工作概况	44
一	我怎样排新戏	44
二	“牢狱鸳鸯”	46
三	时装新戏——“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	58
四	古装戏的尝试——“嫦娥奔月”	70
五	初演红楼戏——“黛玉葬花”	80
六	另一位排红楼戏的	90
七	回忆南通	92
八	台上的“錯兒”	95
九	牵牛花	100

D753/05

十	“千金一笑”	105
十一	昆曲和弋腔的梗概	111
十二	“思凡”	126
十三	“春香鬧学”	144
十四	“佳期拷紅”	148
十五	“风筝誤”	152
第四章	第三次到上海	156
一	从上海到杭州	156
二	演員病不得	159
第五章	桐馨社	167
一	楊小樓的师承	167
二	“木兰从軍”	178
三	“春秋配”	196
第六章	新武汉	203
一	第五次到汉口	203
二	楚剧	209
三	汉剧	211
四	后台的两件事情	224
五	“抗金兵”	226
六	离汉之前	237
七	老艺人的爱国热情	241
第七章	春合社	246

第一章 时装新戏的初试

一 “孽海波瀾”

一九五一年的一月，梅先生从北京回到上海。他离开上海好久了，这次回来又正赶上春节，亲友間免不了有一番往返的酬酢；因此我們談話的机会不多，直到正月初四的晚上，大家才在馮幼偉先生家里聚餐。在座一共八个人，跟梅先生認識在四十年以上的有馮幼偉、吳震脩、李釋戡、許伯明四位老先生；三十年以上的有張籟子先生、我跟弟弟源来三个人。这許多老友欢聚一堂，梅先生那天愉快極了。飯后，經这些老朋友幫着他回忆的結果，梅先生就把他在翊文社第一次演唱时装新戏的过程，很翔实地一口气說了几个鐘点。忙得我弟兄二人，手不停揮地跟着写，真有点应接不暇呢。

“一九一三年我从上海回来以后，”梅先生說，“就有了一点新的理解。覺得我們唱的老戏，都是取材于古代的史实。虽然有些戏的内容是有教育意义的，观众看了，也能多少起一点作用。可是，如果直接采取現代的时事，編成新剧，看的人豈不更亲切有味？收效或許比老戏更大。这一种新思潮，在我的腦子里轉了半年。慢慢的戏館方面也知道我有这个企圖，就在那年的七月

里，翊文社的管事，帶了几个本子来跟我商量，要排一出时裝新戏。这里面有一出‘孽海波瀾’，是根据北京本地的实事新聞編写的。

“故事是敝說一个开妓院的惡霸叫張傻子，逼良为娼，虐待妓女，讓主編‘京話日报’的彭翼仲把張傻子的罪惡在报上揭發出来，引起了社会上的公憤；由协巡营帮統楊欽三訊究結果，制裁了張傻子。同时采納了彭翼仲的建議，仿照上海的成例，設立济良所，收容妓女，教她們讀書識字，學習手工。最后这班被拐騙的妓女，由她們的家屬到济良所領回，骨肉得以团聚。

“我看完了这个剧本，覺得内容有点意义。先請几位老朋友帮我細細地审查了一下，当天晚上就展开了討論。有的不主張我扮一个时裝的妓女，可是大多数都認為那些被拐騙了去受苦受难的女人不幸的生活和那班惡霸的兇暴，都是社会上的现实，應該把它表演出来，好提醒大家的注意。朋友們一致鼓勵，加上我自己又急于要想实现新計劃，也就不顧一切困难，选定了这个剧本，拿它来做我演时裝戏的最初試驗。

“人家演的时裝戏，我是看过了的。自己到底还没有唱过，应该怎么排法，我哪兒有譜呢？从那天起，我跟几位朋友就开始不断地研究这个新的課題。

“第一步是决定了我扮演的角色叫孟素卿，她是营口人，受婆婆的哄騙到了北京，卖到張傻子开的妓院里，逼她接待客人，幸亏碰着同乡陈子珍，代她向营口家里送信。她爸爸孟耀昌是个种田的农民，得信就赶来寻找女兒。遇見彭翼仲，才知道張傻子已經拘捕入监，他开的妓院已經封閉，所有妓女都送入剛开办的济良所，教她們讀書做工。根据了照片的証明，他們父女才又团圆了。

“在这出戏里，王蕙芳扮另外一个叫賈香云的妓女，她有一个客人叫赵蔭卿，要替她贖身。兩個人正在房里商量，被老鴿周氏聽見，第二天就毒打了香云一頓。張傻子又設計訛詐趙蔭卿，硬說趙蔭卿欠他銀子五十兩不還，還要拐走賈香云。鬧到了協巡營，經楊欽三訊明真相，判定張傻子先遊街示眾，再把他監禁起來。

“第二步就是服裝問題了。我們先把孟素卿的經歷，划成三個時期：（一）拐賣時期，（二）妓院時期，（三）濟良所作工時期。她的打扮，也換了三種服裝：（一）貧農打扮；（二）穿的是綢緞，比較華麗；（三）穿的是竹布衫褲，又歸于朴素。這三種服裝，是代表着當時三種不同的身份的。頭上始終是梳着辮子，因為我早已剪髮，所以用的是假頭髮。先在家里扮好了，大家看了來研究，有不合適的地方馬上就改。我們這次的演出倒真是集體創造出來的。王蕙芳的打扮跟我差不多，背後也是梳着一條大辮子。

“第三步是研究佈景、身段與場面的配合。佈景的技巧，在當時還是萌芽時代，比起現在來是幼稚得多，而且也不是每場都用的。身段方面，一切動作完全寫實。那些抖袖、整鬢的老玩藝，全都使不上了。場面上是按着劇情把鑼鼓傢伙加進去。老戲在台上不許冷場，可是到了時裝新戲里，我們却常有冷場。反正這里面念白多、唱工少。就是我後來排的許多時裝戲，也離不了這‘念多唱少’的原則的。

（按）有一天我在梅先生的家里找到兩張他的時裝照，問他這是扮的什麼戲？他看了笑起來說：“這是我初次來上海，碰着汪允游、張雙宜、陳大悲、胡恨聲幾位話劇家，彼此一見如故，很談得來，他們一致要求跟我合照几張時裝照片，當作紀念。我對他們說：‘我是沒有時裝衣服和頭面的。’哪曉得，

第二天胡恨声坐了馬車，夾着一包衣服，兴冲冲地来邀我去照相。我不好扫人家的兴，就同他到新民照相館，隨便照了几張时裝像。他們也穿我的行头，照了几張戏照。想不到轉过年來，我真的也穿了时裝出台了。這兩張照倒是我生平扮时裝最早的嘗試呢。”

“这样的設計和排練了几個月，到了十月中旬，才正式在翊文社把它分为头二本兩天演完。地点仍旧是鮮魚口的天乐园。

“头本里面的角色，我扮孟素卿，王蕙芳扮賈香云，李敬山扮張傻子，郝寿臣扮楊欽三，王子石扮老鴿，陆杏林扮趙蔭卿；配搭得倒还算整齐。

“張傻子逼奸孟素卿一場，李敬山演得相当生动。把那时北京一般惡霸混混的凶惡状态，描写得十分真实。台下看了，都对这个剧中人憤憤不平，起了惡感。郝寿臣在公堂审問張傻子訛詐趙蔭卿一案的神情口气，也非常逼真。

“头本从拐卖孟素卿起，演至公堂审問張傻子为止。

“二本里边的主要場子，是彭翼仲向楊欽三建議設立济良所。接着开办妓女識字、讀書、机器、手工等講習班。素卿、香云在济良所學習机器縫紉一場，是由我跟蕙芳細細研究了，从新改編过的。跟剧本小有出入，我們倒是下了一番揣摩工夫的。一边唱，一边做，台下一點声音都沒有，很細心地听。好像是受了感动似的。每次演到这里，都能有这样的收穫。我还記得曾經把胜家公司的縫紉机也搬上了舞台。后面孟耀昌赶来找他的女兒的时候，素卿拿着她爸爸的照片痛哭一場。这时候，我看見观众里面，有好些女人都拿手絹在擦眼淚。

“刘景然的彭翼仲，二本里才出場。他的形狀、动作和語气，依然是派老守旧的样子，彭翼仲是一个維新人物，刘景然沒有能

够把握住剧中人的性格。我們承認这是那一次演出当中比較减色的地方。

“最后李敬山的張傻子，帶了一面大枷，鳴鑼遊街。嘴里嚷着‘众位瞧我要狗熊，这是我开窑子的下场头。’十足的一副下流‘混混’的神气。李敬山在这出戏里算是成功的。最后張傻子的大段数板，也很有意思。他是这样念的：

“‘我自幼，失教訓。胡作非为乱人倫。买良为娼丧良心。为銀錢，把事寻。起禍根苗为香云。敲銅鑼，有声音。項帶長枷分量沉。派巡警，后面跟。木棍打我賽过陰。背上白布把我的罪名写得清。千斤石碑压在身。奉劝同行快醒醒，别学張有（張傻子名“有”）不是人！今日大禍临身，是我自己找寻。’就在这大快人心的場面当中，結束了这出在当时算是警世的时装新戏。

（按）民国以前，北京的观众，在行的真多。可是报纸上还没有剧評。

关于梅先生的戏，最早是陶益生先生在民初“亞細亞报”上发表过一篇評論。到了民国二三年間張子先生起来提倡，“公言报”上常見到他的作品。所以剧評一道，他可以說是开風气之先声。他評梅先生的戏最多，也就是从这出“孽海波瀾”开始的。

“这出‘孽海波瀾’是我演时装戏最初的尝试。凡是在草創时代，各方面的条件，总不如理想中那样美满的。它的叫座能力，是基于两种因素：（一）新戏是拿当地的实事做背景，剧情曲折，观众容易明白。（二）一般老观众听慣我的老戏，忽然看我时装打扮，耳目为之一新，多少帶有好奇的成份的。并不能因为戏館子上座，就可以把这个初步的試驗，認為是我成功的作品。所以我繼續排出了‘邓霞姑’、‘一樓麻’……以后，就不常演‘孽海波瀾’了。可是我万想不到在搭双庆社的时候，連唱了几天‘孽海波

濶’，却影响了一位偶然露演的老前輩的卖座成績。这件事我攔在心里已經三十几年，今天既然說到这儿，我在講这段經過事实以前，先应该檢討我自己，怪我当时年紀太輕，做事不加思索，我确是孟浪了一点。

“双庆社是俞振庭的老板，我从民国四年二次由上海回去，开始搭他的班唱过一个相当長的时期。大約有三年的光景。有一次他来跟我商量要求我把多时不演的头二本‘孽海波濶’，分为四天演出。每天在这新戏头里加演一出老戏，如‘思凡’、‘鬧学’、二本‘虹霓关’、‘樊江关’等戏。他們开戏館的老板們，为了營業上竞争的关系，常喜欢换換新鮮花样，这無非是一种生意眼，本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我也就不加考虑地接受了他的要求。誰知道正赶上譚老板那几天也要在丹桂茶园露了，貼的戏碼还是很硬。我在吉祥，他在丹桂，这两个館子，都在东安市場里面，相离不远。这大概是俞五老板听見譚老板在丹桂出演的消息，恐怕他的營業要受影响，才动了这个新戏老戏同时演双出的腦筋。就等于上海戏館老板爱用的噱头，拿这个来跟丹桂打对台。这四天的成績，吉祥的观众挤不动，丹桂的座兒，掉下去几成；最后兩天，更不行了。这原因也很簡單。講到譚老板的艺术，那还用說的嗎，早就是登峰造極了。可是我們内行有兩句話：‘内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到他那边去的，大半都是懂戏的所謂看門道的观众，上我这兒来的，那就是看熱鬧的比較多了。从前你拿哪一家戏館子的观众分析起来，总是爱看熱鬧的人占多数的。俞五为營業而竞争，鉤心斗角，使出种种噱头都不成問題。我跟譚老板有三代的交情，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二 戒壇寺

“唱完‘孽海波瀾’，过了几天，我陪了好些朋友去逛戒壇寺。这是北京西山一帶的一个名胜之处。因为离城太远，当时还用騾車作交通工具，又不够快。所以要去逛的人，就得住下。当天是赶不回来的。

“我們那一次是从西山一位朋友的別墅里，騎了驢子去的。也有兩位年紀比較大的是坐的轎子。正当夏末秋初的天气，不冷不热。大家說說笑笑，一路慢慢地行来，只見滿山都是青翠的树木，千盤万轉，却还不見戒壇寺的影子。又走了十几里路，在兩边松林中間，才發現了一座山門。我們一齐下了驢子，緩步进去，由山門到大殿相距还有二里光景。老远望見戒壇寺的大殿，金碧輝煌的聳据在山上，眼前又換了一种庄严雄壯的气象。

“大殿的正中塑着几尊大佛，兩边还有無數小佛，因此这殿又名千佛窟。殿内深邃高大，在我逛过的不少寺观中間，恐怕沒有比它規模再大的了。据说还是辽金时代的建筑物。算起来有八百多年了。

“戒壇寺里的松树最著名，各式各样，人們都給它起了个名兒。如臥龙松、自在松、通天松、活动松……。这里面我最爱的是大殿前面的广台边上，長的那棵臥龙松了。它不往高里長，長出了土就下垂，尽往橫里發展，所以叫做臥龙松。它从一边弯弯曲曲地生出了許多枝脈。就連小树枝，也有碗口那样粗。树上长滿了碧綠的松針，好像撐开的一把傘。高不过一丈，周圍占的面积，倒約摸有十丈多寬。你想这是够多么有趣的一棵松树呢。我們还站在树边照过相的。

“在臥龍松的稍后一点，就是自在松。这个名兒起得也很有意思。用一塊石頭把它支撐着，你看它仿佛逍遙自在，懶洋洋地靠在這塊石頭上，的確有一種很舒泰的姿態。通天松也離得不遠，它的得名，就單純是為了它能聳立雲表，高不可攀的原故。全寺里的松樹沒有再高過它的了。

“另外那棵活動松，可惜已經死了。只剩下些老根枯干，留給遊人憑弔。據老和尚說，它活的時候，在它的任何一個枝上搖擺一下，滿樹的枝子，自己都會動的。‘一枝不動，百枝不搖’，就是這樹的出典。

“在山門與大殿當中，有一座廣台。那就是這寺因它得名的戒壇了。很早以前，各大叢林都有戒壇的設備，是和尚傳戒的地方。它的形狀跟北京的天壇頗為相似，是用磚石砌起來的。還雕刻着很細的花紋。我們一步一步由台階拾級而上，高得真可以的。走上了戒壇，抬頭望天，天好像就在頭上。上面的廣場，可以容納好幾百人。據說當年各省的寺院，都要派和尚來參加受戒的。現在這戒壇雖然還是高聳在那裡，可是早已沒有和尚再來受戒，只不過是做為一種名勝遺蹟而存在罷了。

“我們下了戒壇，由知客僧招待着到了借宿處。那一排一間間的有好些客房，就跟旅館一樣，隨便你選了來住。里面都佈置得簡單而清潔。我們進去剛坐下來，就有寺里的伙計，打了幾盆臉水，淘了一壺香片茶。大家擦完臉，喝一口茶，哪里肯老坐在屋里呢？又出去逛了一處葬着許多和尚的叢塔。每一座塔都是用磚砌了起來的，這是和尚墳上照例的規矩。有這許多古趣盎然的小寶塔，大小高矮，參差不齊地點綴在這深山古寺的旁邊，也是很有趣的。

“我們看過和尚墳，循着原路走回去。剛走不多幾步，遠遠看

見過來了七八個遊客，簇擁着走在前頭的一位老者。他穿的是雪青色的長衫，黃色的坎肩，頭戴小帽，帽上好像還綴着一塊碧璽。瘦瘦的個兒也並不太高，舉步輕健，風度飄逸。我心里正在估計，這個老头兒的舉止行動很像譚老板，等走近了一瞧，一點都沒有看錯，正是他。我趕快迎上去，雙手垂下，站在他的旁邊。很恭順地叫了他一聲‘爷爷’。他也看見了是我，笑着對我說：‘好，你這小子，又趕到我這兒來了。一會兒上我那兒去坐。’我答應了一聲‘是’。他又向我同去的朋友中間跟他相熟的幾位，全都打了招呼，也邀他們一塊兒去談談。說完彼此就岔開了。我一边走着，回味他剛才說的兩句話，是有雙關意思的。我在路上把前幾天的事，細細分析起來，這個錯兒是應該由我担的。今天我把理由說出來，你們大家听听。

“按說我跟譚老板都是舞台上的演員，各唱各的戲，本來談不到要什麼你讓我的。可是這一次的情形有點兩樣。因為他在晚年，是不常出臺的了。我正在壯年，唱的日子多得很。當他偶然露幾天，我不應該順着俞振庭的意思，用新戲老戲夾着唱的新花樣，來跟他打對臺的。我不錯在答應俞振庭要求的時候，我是錯在譚老板在丹桂貼演重頭戲碼以後，沒有跟俞五交涉，變更我們預定的計劃。其實等譚老板唱過了，不是還可以讓俞五使上這個噱頭的嗎？我當時的確只顧了吉祥的營業，忽略了丹桂會受這樣大的影響。後來事實已經告訴我們，他那邊座兒不好，我还是咄咄逼人，不肯讓步。使這位久享盛名的老藝人，在快要結束他的舞台生活以前，還遇到這樣的一個不痛快。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我今天承認這件事是我年輕無知，做得冒失了。”

梅先生說到這里，很誠摯地沖着我說：“請您照我說的把它記下來，好讓葆玖他們看看。”

“我們回到屋里，”梅先生接着說，“休息一下，就去看譚老板。他是戒壇寺的老主顧，和尚都跟他很熟，給他單另住在一個偏院里。他帶了廚子，自開伙食。他留我們吃飯。我們的人多，不能這樣打擾他的。談了一會兒就告別回房，吃完飯都睡了。第二天又逛了附近幾處名勝。黃龍洞滿洞里都是乳石，極樂洞，大觀音洞，小觀音洞，風景也全不錯。大家遊興已盡，就打道進城去了。

“像我們每天離不開這一方塊地毯上工作的人們，能夠偷閑到這種空氣好，環境幽靜的地方遊玩一番，換換腦筋，這實在對於身體是有很大的益處的。怪不得譚鑫培和楊小樓，有空就到戒壇寺來。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的不想回去了。譚老板在戒壇寺早就做好了一個生墳，預備做他將來埋骨之處。他死后，果然就葬在那里的。”

第二章 第二次到上海

——“女起解”

“民国三年的秋冬之交，上海丹桂第一台，又派了代表文鳳祥到北京来邀我和鳳二爷南下表演。这次跟許少卿没有关系，完全是尤鴻卿和文鳳祥等集股承办的。邀的仍旧只是我們两个人。我在十二月初，帶了場面伙計，也就是上次的原班人馬，一齐坐了津浦車南来。尤鴻卿預先替我們在戏館附近租好一所兩樓兩底的弄堂房子，再找了一个北方的廚子給我們做菜。这都是在‘四管’（管吃、管住、管接、管送）范圍以内，戏館老板照例應該履行的条件。我們下車以后，免不了要忙乱一陣。这一次我伯母沒有同来，是我的前室王明华和永兒跟着来的。有些瑣事，她可以分神照顧我了，比較舒适一点。住房的分配，还是鳳二爷住楼上，我住楼下。

“新角到了，戏館老板照例要招待一頓，叫做下馬飯。那天請的客人，除了我們北方来的以外，也有上海本班的演員。我跟赵君玉最初会面，就是在这一次的晚餐席上。他到得比我早，我剛进去，尤老板就拉他过来，給我們介紹完了，又對我們两个人，上下打量了一番，笑着說：‘你們兩位要同場对唱一出戏，是再合适